

# HOMERIC EPIC

世界文学名著

## 荷马史诗 (奥德赛)

(古希腊) 荷马 著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荷马史诗》

## 奥 德 赛

[古希腊] 荷 马 著  
隋 倩 陈 洁 冯 静 译

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

## 目 录

第 一 卷 .....	( 1 )
第 二 卷 .....	( 15 )
第 三 卷 .....	( 29 )
第 四 卷 .....	( 46 )
第 五 卷 .....	( 74 )
第 六 卷 .....	( 91 )
第 七 卷 .....	( 102 )
第 八 卷 .....	( 113 )
第 九 卷 .....	( 132 )
第 十 卷 .....	( 150 )
第 十 一 卷 .....	( 167 )
第 十 二 卷 .....	( 187 )
第 十 三 卷 .....	( 201 )
第 十 四 卷 .....	( 215 )
第 十 五 卷 .....	( 231 )
第 十 六 卷 .....	( 249 )
第 十 七 卷 .....	( 268 )
第 十 八 卷 .....	( 289 )

第十九卷	(303)
第二十卷	(322)
第二十一卷	(335)
第二十二卷	(348)
第二十三卷	(363)
第二十四卷	(375)

## 第一卷

缪斯啊，请为我详述，那个聪明练达的人物  
的故事，他漂泊四方，在攻打下神圣的特洛伊城之后。他游历诸多民族的城邦，领略异地的乡俗与奇观，心中盘踞着痛苦之蛇，挣扎在无边的海洋，为了求得活命，并使伙伴们能安然返乡。但虽然倾尽全力，他却不能挽救同伴：他们死了，死于自身的肆虐与狂妄，他们竟敢吞吃赫里俄斯的牧牛，被日神夺去了回家的时光。请开始吧，宙斯的女儿，无论从哪里开讲。那时，其他所有的豪杰，有幸躲过灭顶之灾的幸存者，都已回到家乡，远离了战场和海上的风浪，只有这个人，心中充满思念爱妻的渴望，希望早日回转家乡，却被凯卢普索强留在宽敞的洞府，优雅的女神，仙女中的丽姝，想与他长相厮伴。岁月不住地流转，终于等到该他回乡的时光，这是神明的意志，但即使如此，他的道路仍然坎坷不平，哪怕回到亲人的身边。诸神都怜悯他的

处境，只有波塞冬例外，余怒未消，对这个人——非凡的俄狄修斯——直到他安抵自己的城邦。但眼下，波塞冬去远方拜访埃西俄丕亚部族——埃西俄丕亚人，家住天涯的众生，分为两部：一部住在日落的地方，另一部则在呼裴里昂升起之地——海神在此欣享公牛和公羊的肥祭，盛宴的欢愉。这时，其他俄林波斯山上的神明聚集在宙斯的宫殿。宙斯，神和人的父亲，首先开口说话，心里还惦记着高贵的埃吉索斯，死在俄瑞斯特斯手下，阿伽门农威名远扬的儿子。宙斯说道：“耻辱啊，众位！凡人责怪我等神明，说我们给人间降下灾祸，但实情却并非如此，他们总是因为自己的鲁莽，违犯既成的规矩，才为自身招来灾难。正像埃吉索斯不久前的所作所为，越出应该遵从的界限，勾引阿特柔斯之子明媒正娶的爱妻，将他谋杀，就在他回家之时。尽管我们曾警示埃吉索斯，他亦知道此事必会招来灾难的报应——赫尔默斯，双眼明亮的阿尔吉丰特斯，劝说他不要杀人，也不要强占阿伽门农之妻，否则，俄瑞斯特斯必将报仇雪耻，为阿特柔斯之子，一旦他长大成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心怀善意的赫尔默斯曾如此警示，埃吉索斯却不能回心转意；现在，他已得到报偿。”明眸善睐的女神雅典娜接着说道：“父亲，天上地下最高贵的王者，埃吉索斯被杀实属活该，他咎由自取，任何凡人如此行事，都应遭此报应。然而，我的心中却为杰出的俄狄修斯

深感痛楚，可怜的人儿，至今浪迹异乡，身受悲惨的磨难，现在正滞留在水环绕的孤岛，海洋女神的家园，一个林木茂盛的地方。她是坏蛋阿特拉斯之女，她父亲熟悉海洋的每一处角落，支撑着粗大的长柱，在长天与碧水之间。正是他的女儿强留住那个忧心忡忡的思乡之人，一心用甜美赞扬的话儿迷住他的心窍，忘记遥远的伊萨凯——但是，俄狄修斯却指望着能再见故乡的炊烟，死亡亦不能吓阻他。而你，俄林波斯最高贵的大神，却没有将他放在心上。难道俄狄修斯不曾使你满心欢喜，在阿尔吉维人的船边，辽阔的特洛伊平原？为何对他这般无情，而不稍加仁慈？”

听完这话，叱咤风云的宙斯开口说话：

“听听你口中说的，我的孩子，是什么话？”

我怎会忘记卓越的俄狄修斯？——

论心智，凡人中无人能比；论祭祀，

对掌握天域的诸神，他比谁都出手阔绰。

只因裂地之神波塞冬从中作梗，出于捅瞎

库刻罗普斯双眼的刻骨仇恨——神一样的

波卢非摩斯力大无穷，在库刻罗佩斯中数他最厉害。

他母亲是女神苏莎，统管苍茫大海的福尔库斯的女儿，

——她曾经在幽深的岩洞里和波塞冬同床共眠。

正是因为这样，波塞冬尽管没有杀死俄狄修斯，却

不让他实现返乡的心愿。这样吧，让我们

共助他的回归，使他得见故乡的炊烟。

波塞冬必须抛开心中的怨恨；若不然，他要面对

我等联手的威力，他孤身一人，又能怎样？”

明眸善睐的雅典娜回答道：

“父亲，天地间最高贵的王者，倘若这样能让幸福的神明感到欢乐，让深谋远虑的俄狄修斯回归家乡，那么，何不派遣信使赫尔默斯，搏杀阿尔戈斯的神明，前往俄古吉亚海岛，以便尽快将此番不可违抗的旨意送达美发的女神，

让毅力非凡的俄狄修斯赶快启程，返回故乡。

我要立刻前往伊萨凯，激励他的儿子，鼓足他的信心，召集长发的阿克亚人，对所有的求婚者发话，他们正无休止地宰杀弯角的壮牛和肥美的绵羊。

我将送他去往斯巴达和多沙的普罗斯，

打听他心爱的父亲返乡的音讯，或许能听到些消息，凭此可争得美好的声誉，在平凡的人世间。”

说罢，女神伸脚穿上精致的条鞋，黄金所制，

永不损坏——穿上它，女神跋山涉水，如风一般轻捷。

然后，她手持一杆粗重的铜枪，枪尖闪光锐利，

粗大、沉重，横扫地上一切作战的军队，

强力大神之女怒目以对的战阵，从俄林波斯

山顶飞冲而下，站在俄狄修斯家门前，伊萨凯大地。

她在庭院的门槛边，手握矛枪，化作一位

异乡人的模样，门特斯，塔菲亚人的首领。

她看到那伙傲慢的求婚者，这时正坐在门前，

为他们剥宰的牛皮上，面对棋盘，悦乐嬉戏。

信使和勤劳的侍从们在他们身边忙碌，有的人

调和兑缸里的酒和清水，有的人正用多孔的海绵擦拭

桌面，安排用具，另一些人则切好肉食，堆成小山。

神一般的特洛马科斯第一个见到雅典娜，早在众人之前，

王子坐在众求婚者中，心里苦痛忧郁，一心盼望

杰出的父王，早日回归家园，除掉求婚的人们，



让他们四散逃窜，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势与家产。他正在梦想着未来，坐在求婚者中间，便见雅典娜出现，于是急步迎上前去，心里愤愤不平——竟然让客人久候在门外。他来到女神身旁，接过矛枪，紧握她的右手，开口说话，话儿如长了翅膀：“欢迎你，陌生人！你该受到我们的礼待，作为尊贵的客人。先请入座，吃饱喝足，再说出你的愿望。”说完，他在前引路，帕拉斯·雅典娜紧随其后。步入宽敞的宫殿，特洛马科斯放下手中的投枪，倚靠在高耸的壁柱下，坚固的木架里，挺立着许多矛枪，那是英雄俄狄修斯曾用的枪械。特洛马科斯邀她落座，堂皇富丽、制作精巧的靠椅，铺放亚麻坐垫，面前还有一个脚凳。接着，他替自己拖过一张杂色座椅，远离众人等——惟恐贵客被求婚者的喧闹惊扰，面对这些放肆的人们，倒尽进食的胃口——以便询问别离多年的亲人，他心爱的父亲的音讯。一个女仆提着精美的金罐，就着银盆，倒出清水，让他们洗净双手，挪过一张光滑的桌子，放在他们身边。一位仆从献上面包，供他们享用，另有许多美味佳肴，一齐摆放。另一位切割者捧着盛满肉食的大盘，置于他们前方，摆开金制的杯碗，信使轻快往返，将酒轻轻注满。这时，傲慢的求婚者陆续走进屋里，依次落座在凳椅和靠椅之上，信使们倒出清水，冲洗他们的双手，女仆们送上装满篮子的面包，另一些人倒出美酒，盛满兑缸，让他们豪饮。食客们伸手抓食，填塞吃喝的欲壑。酒足饭饱。

然后，他们的兴致又转到歌舞之上。  
信使递给菲密俄斯一把精工细作的竖琴，  
后者无法抗拒求婚者的强迫，拨动清脆的琴弦，  
吟唱悦耳的诗篇。特洛马科斯趁机开口说话，  
紧贴女神雅典娜的耳边，以防旁人听闻：  
“告诉我，尊贵的客人，你是否愤怒憎恨？  
这伙人耽溺于逸乐、竖琴与优美的歌声，  
他们所取所食，却是别人的财产，随手挥霍，毫不心疼——  
主人已是一堆白骨，在阴雨里枯朽，  
不是丢弃在荒野中，便是颠簸在翻滚的海浪里。  
如果他们见他回转，回到伊萨凯，那时，  
他们都会怨恨爹娘少给他们生了一双腿，  
拥占更多的黄金和衣衫的美梦也将彻底破碎。  
可叹，他竟已身故，被悲惨命运所逼——  
我们已寻不见安慰的希望，就算有人会告诉我，  
说他将要回到家乡。他回家的时光已荡然无存。  
但是，还是谈谈你的情况，请据实以告，  
你何人，谁人之子？仙乡何处，双亲安在？  
什么样的海船载你到此，水手们又来自何方？  
我想你总不至于凭着双脚，徒步来到这个城邦。  
另外，我还想知道一点，请不要存心欺瞒，  
你是首次到此，还是家父旧日的交好，来自远方的异乡？  
曾有许多故交来访，我父亲也经常外出寻朋访友。”  
明眸善睐的女神雅典娜回答道：  
“好的，孩子，我会将一切真实地向你禀告。  
我叫门特斯，智者安基阿罗斯之子。  
统管塔菲亚人，喜爱大海与航船的民族，正如你已  
亲见，我来到此地，率领船队与伙伴，冲破碧蓝的

风浪之海，前往特默塞，口吐难懂方言的地方，  
用船上所载的闪亮的铁块，换取所需的青铜。  
我的海船停泊乡间的雷斯荣港，远离城市，临近  
林木森森的内昂山。尊父与我确系世交，年头久远  
——若有机会，你可向莱尔特斯，年老的斗士，问个明白。  
有人说，老人现在不来城市，独居在农庄里，生活凄凉，  
只有一个老仆妇侍候他的饮食，当他从坡地上的葡萄园  
劳作回来，浑身疲乏。现在，我来到这里，是听说  
他，你的父亲，已回抵家乡。看来传说有误，神明  
依然不让他望见故乡的炊烟。英雄的俄狄修斯  
还没有死去，而是被阻留在苍茫的大海里，  
一座波涛环绕拍击的海岛，一群野蛮的粗汉，阻止  
他回乡，不顾他日夜的企盼。现在，我要为你  
说出一番预言，是神明将其存留我心中；它将成为现实，  
尽管我并非先知，也不能准确辨析飞鸟的踪迹。  
他不会将热爱的故乡长久别离，  
就算拘住他的链条像铁一样坚实。  
他总会有办法回来，因他有无与伦比的心计。  
现在，何不谈谈你的情况，请你据实以告。  
你这人高马大的小伙，可是俄狄修斯的爱子？  
你英武的模样，俊美的双眼，和他十分相似——  
我们曾频繁会面，在他远征特洛伊之前，  
带领阿克亚人中最杰出的军士，乘坐坚实宽敞的海船。”  
善思的特洛马科斯回答道：  
“好的，我将据实相告，无有欺瞒。  
是母亲说我是他的儿子，但我自己却不能  
确切地了解我的亲爹。哦，我只是希望，  
是个幸运者的儿郎，他能挂着满脸的皱纹，

看守自家的物产！但我却是那人的儿子——

我的父亲命运多艰，凡人都比他过得平淡！”

听完这话，明眸善睐的女神雅典娜回答：

“神明看中你的家族，一心让它的盛名千古传扬——

看看裴那洛珮生养的后人，像你这般杰出的儿男。

现在，请告诉我一件事，切勿有所欺瞒。

这里举办的是什么宴席，何种聚餐？

跟你有何关系？是庆典还是婚嫁？我可以判断，

这决非自带饮食的聚会，看他们一个个蛮横的模样，

胡吃海喝，在他人的宫殿肆无忌惮！

眼见这一幕恼人的情景，置身其间，

正直的人怎能不怒火填膺！”

听完这话，善思的特洛马科斯回答说：

“既然你提起这些，尊贵的客人，让我为你说明。

以前，这个家族繁荣兴旺，广受尊敬，

在那个男主人生活在此的时候。但现如今，

居心叵测的神明决意作对，将他弄得音讯全失，

这样的结局，凡人中有谁遭遇过，除他以外？！

如果他阵亡在特洛伊大地，倒伏在伙伴之中，或是

牺牲在战友怀中，历经残酷的搏杀，我也不会如此

悲伤，为他的死难——因为，阿克亚所有的军士，

将会堆筑高大的坟墓，使他替自己和儿孙，争得不世

英名，无比的荣耀。但他却被凶狠的风暴所袭，

死得悄无声息，无影无踪，遑论荣耀与威名。

我为他悲伤与痛苦，但现下，我的悲痛不仅是

为他的死难，神明另给我一番折磨。

外岛上所有的豪杰，有权有势的首领，

来自杜里基昂，萨默和森林茂密的扎昆索斯，

还有本地的名门望族，山岭陡峭的伊萨凯权贵，  
都来向我母亲求婚，挥霍我的家产，吞食  
我的所有，心中还在盘算我的毁灭！

而母亲既不能拒绝可憎的求婚，也无力  
结束这场混乱。我的家园只怕就此败毁！”

帕拉斯·雅典娜怒火中烧，不可遏抑：

“这伙人，真是无耻之极！看来，你真的需要俄狄修斯，  
久别的父亲，非常迫切——他会教训这帮无耻的东西。

但愿他立刻出现，就在门外边，顶冠战盔，手持  
一对矛枪，就像我初见他的模样，在我家里，  
对饮美酒，欣享盛宴的美味。那时，他从厄夫瑞  
过来，告别伊罗斯，默尔默洛斯之子。

俄狄修斯去往那里，是为找杀人的毒药，涂拭  
羽箭的铜簇，伊罗斯一滴不给，出于对不死的神明  
的敬畏，幸亏家父深喜令尊，令他称心如意。  
但愿勇猛的俄狄修斯立即出现，在求婚者的面前  
——他们将看到死亡的暴戾，婚姻的凄凉！

他是否能够，呃，回乡复仇，尚待神明裁决，  
现在，我倒要你开动脑筋，想出方法，将求婚者  
驱逐出宫殿。仔细听我的话，照我的吩咐去  
行动。明天，你应当召集阿克亚人集会，当着  
众人之面，宣布你的主张，让神明为你作证。

要求婚者滚出你的宫殿，散伙回家，而  
你的母亲，如果她执意再嫁，不妨让她  
回到娘家，她有权有势的父亲那里，他们  
应当为她张罗，准备丰富的陪嫁，嫁出一位  
爱女应有的财礼。我要给你明智的建议，  
你要好好铭记在心。准备一艘最好的海船，

配备二十支木桨，出航海外，探询你久别的父亲，  
 或许能遇上知情者，告诉你些许信息，得自  
 至高无上的宙斯——比起我等凡人，他最擅传达音讯。  
 你可先去普罗斯，向卓越的那斯托尔探问，  
 然后再去斯巴达，会见棕发的默那劳斯，他是  
 最后的回归者，在身披铜甲的阿克亚人中间。  
 如此，倘若听到你父亲仍然活着的讯息，或他正  
 回返家乡，你还是要苦盼一年，尽管已忍耐日久。  
 但是，如果闻听到他的死讯，确实无误，  
 你就启航回乡，堆建坟墓，隆重上祭，  
 场面要浩大，规模要合宜，然后嫁出  
 你的母亲。办完这些事情，全部妥妥帖帖之后，  
 你要仔细谋划，全心全意，思考出主意，杀除  
 盘踞你家的求婚者，使用计谋，或公开对阵。  
 你已不是小孩子，不要再抱有幼稚的念头。  
 有一个人是你的榜样，了不起的俄瑞斯特斯，  
 威名远扬海内，诛杀弑父仇人，阴险的  
 埃吉索斯，谋杀卓越的阿伽门农的凶手。  
 你也可与他一样，亲爱的朋友——  
 我看你器宇轩昂，高大健硕——  
 何不让世人见识你的勇敢，获得英名远扬？  
 现在，我得告辞，回到我的航船，伙伴们已在等盼，  
 已有几分心烦。记住我的话，照此去做不会有错。”  
 善思的特洛马科斯听罢，开口回答：  
 “尊敬的客人，你的话善意中听，如同父亲  
 对儿子的耐心劝导，我一定铭记在心。  
 何必急着启程，至少，你可以洗个澡，放松四肢，  
 愉悦身心，然后带上些许薄礼，精致的

珍品，名贵的东西，你可随身携行赏玩，作为我给你的馈赠，主客间送礼，合情合理。”

但明眸善睐的女神雅典娜回答道：

“我归心似箭，请勿挽留。这份厚礼——无论你可贵的心中所思为何物——请你先代我保管，在我下次拜访，再行面递，以便我携回家中。为你的慷慨，我必有回报。”

说完，明眸善睐的女神雅典娜转身离去，如一只鹰隼，扶摇九天，并在特洛马科斯心中，输入力量和勇敢，让他比往日更迫切地思念父亲，猜测女神话语的含义，心中惊讶，认定来客必是一位神明。他马上举步回到求婚的人群。那出名的歌手正为众人歌唱，众人静坐倾听。歌手唱起阿克亚人苦难艰辛的回忆，从特洛伊的地方，伴随帕拉斯·雅典娜的严惩。听闻神妙的歌声，在楼上的房间，小心的裴那洛珮，伊凯里俄斯的女儿，走下高高的楼梯，在她的宫中，两位侍女随行左右。优雅的女人走到求婚者旁边，站在房柱下，柱端支撑着牢固的屋顶，面庞半掩着亮丽的头巾，忠诚的女仆分站两边。对着高超的歌手，她含泪开口：“菲密俄斯，你腹中尚有许多其他故事，令人心动的诗章，神明与凡人的历险，诗人的吟诵，何不选择其一，坐在他们身旁，唱给他们细听，就着怀中的佳酿——只是不要再唱这个忧伤的段子，它凄苦的内容总是刺伤我的心；刻骨的悲愁折磨我，强烈胜过任何他人，心中放不下一位人儿，每当忆起我那心爱的夫婿，他英名远播，传扬在赫拉斯和整个阿尔戈斯。”

听罢这话，善思的特洛马科斯回答：

“母亲，不必苛责歌手，技艺高超的人儿。他使我们的情怀愉悦，出自心灵的驱使。该受抱怨的倒是那宙斯，他随心所欲，任意戏弄我们，每一个吃面包的凡人。唱诵达那人坎坷的归程，这事无可指责。毫无疑问，最新流传的段子，总会更受听众的欢迎。用你的心灵认真倾听，俄狄修斯不是唯一不归的特洛伊征战者，死在那里的豪杰甚众，并非就他一人。回房去吧，那里有你要忙的活计，线杆与织机，还要督促家里的仆人，要她们做好事情。至于辩论与争议，是男人的事，特别是我——在这个家庭与宫殿里，我才是总管之人。”

裴那洛珮听闻此言，心中不禁诧异，铭记儿子一番明智的劝言，她走回楼上的房室，侍女们随从左右，思念心爱的俄狄修斯，泪如雨下，直到雅典娜送出睡意，合上迷蒙的眼皮。求婚者吵吵嚷嚷，在昏暗的厅堂里，纷纷祈祷，都要争获睡在她身旁的荣耀。善思的特洛马科斯见此情形，开口喊道：

“你们这帮，贪婪无耻的求婚人，现在，让我们停止喧嚣，安心地吃喝享受，倾听卓越的歌手唱诵，他有神赐的歌喉，听他吟诵无比美妙。而明天，我们将要举行集会，展开辩论——届时，我将直言不讳，要你们远离我的宫殿，到别处胡吃海喝，轮流在你们各家，吞食自己的财产。但是，如果尔等不思悔改，挥霍他人家产，不予



补偿，以为如此对你们更称心如意，那就继续胡闹下去，我要对不死的神明祈祷，请求宙斯允许某种征兆的降临，让你们死在这里，白送小命！”

听罢这话，求婚者惊讶于特洛马科斯之言，竟然对他们大胆训斥，个个咬牙切齿，恨恼非常。

人群里，安提努斯，欧培塞斯之子，第一个回答：“特洛马科斯，我敢断定，一定是神明亲临，鼓动你采取勇敢立场，如此大胆鲁莽对我等训话。但愿刻洛诺斯之子剥夺你的王位，永不能统治波涛环绕的伊萨凯，尽管这是你祖传的权益。”

善思的特洛马科斯回答道：“尽管，安提努斯，你忌恨我的话语，我还是要接继王位，如果宙斯允许。你以为这是凡人能承受的最糟的事情吗？王统一方并非坏事；只有王者才能享有荣华富贵，威名播于四方。不错，在波涛环绕的伊萨凯，目前王者众多，老者的英雄与年少的豪杰，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雄据统治者的高位，只因杰出的俄狄修斯不再存活。即便这样，我仍要统管我的宫殿，对俄狄修斯为我打拼来的仆从发号施令。”

欧卢马科斯，波卢波斯之子，开口说话：“这种事情，特洛马科斯，还睡躺在神的膝盖，谁能统治波涛环绕的伊萨凯，全凭神的意志。不过，我希望你能看好自己的房门，守住你的财物。但愿绝不会有人，不顾你的心意，悍然夺走你的家产，凭借着暴力——只要伊萨凯还是个人呆的地方。现在，俊杰的小伙，告诉我那个生客的来历：他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家人在哪，还有祖辈的田地？”